



白云生处的守护

□ 刘江林

车子沿白龙江逆流而上，转过最后一道弯，山风裹着云絮扑进车窗。松针的清冽、野果的甜香，还有那股熟悉的湿润——这是白云村在呼吸。曾在此工作二十五载，离别也已十五秋，这片云竟还记得我。

迭部县白云村，海拔两千多米的数字，不仅刻在村委会墙上，更烙进每个山里人的生命。我们奔跑时会喘，却总爱放声呼喊，似要把高山的清润气息全装进胸膛。

群山如黛，相拥环抱村落。东侧湿地广袤，芦苇丛中鱼肥蛙壮；南边白龙江奔腾不息，清澈见底。晨雾从山腰苏醒，如母亲掀开蒸笼，裹着草木清香袅袅升起。山尖刚镀上金边，山脚松林仍沉浸在墨绿梦境里。

白龙江在村口放缓脚步。春初

开冻，孩子们爱舔食岸边冰柱，清甜滋味至今留于舌尖；秋日江水碧莹，圆石青苔如水墨晕染，小鱼在石缝间嬉戏。这潺潺水声，入梦便再未远去。

横跨江面的吊桥名为“利民桥”，老桥木板被岁月磨得温润，记得五月杜鹃漫山时，孩童伏在父亲背上过桥上学，父亲的喘息与桥下水声交织，成了童年最安心的记忆。

大院的老松愈发苍劲。“工”字楼已然焕新，唯“林海安澜”的照壁依旧。

秋阳为鎏金大字镀上银边，云影流过新建住宅楼的浅黄墙面。坐在石凳上，看云慢慢裹住夕阳，金光漏在“长征林业局”的老牌匾上——白云守着的，何止是林木，更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

白云，这片孕育了无数林业人的沃土，见证了几代人辛勤耕耘、奉献青

春乃至献出生命的历程。烈士陵园里，每一座土丘都承载着难以忘怀的过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把白云生处过成故乡——春育苗、夏巡山、秋防火、冬清林。那些穿行林海的夜晚，云在头顶飘荡，露水浸湿衣襟。累了便靠在山石上，看云隙星子，听远山狼嚎。那时总以为日子还长，山永远青，云永远白。

寨子深处的古树群新挂“双百”古树牌。其中一棵小叶杨高达48.2米，树龄已上千年了，被收录在《甘肃林业史话》中。几十棵小叶杨虬枝盘曲，需四五人合抱，恰似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林业人，在此成为彼此的依靠。树影斑驳间，仿佛又见工友小憩，就着云气啃窝头，笑声惊飞林鸟。

秋云最懂这片土地。它们绕林海生，顺溪流走。阳光穿云而过，将

柞树红、桦树黄染得透亮——那红浸着松脂的厚重，似老林业人晒裂的掌心；那黄裹着霜气的温润，像食堂师傅递来的热窝头……

记得在腊子口巡山，浓云骤起。茫然间，远处传来呼唤声，穿透云层，带着炊烟暖意。循声而去，在云深不知处寻得人家。

如今，白云村已成为生态文明小康村。老伙计们在村口开起农家乐，墙上挂着当年造林的黑白照片：青春脸庞灿烂笑着，身后是新栽的树苗。如今幼苗已亭亭如盖，我们的鬓角却染了秋霜。

傍晚独坐半山，看夕阳将云海染成金红。远处腊子口在暮色中沉默，令人想起“更喜岷山千里雪”的豪情。我们这代林业人，从“长征林业

局”的红色血脉里走来，何尝不是在续写新的长征？

下山遇见放牧归来的老阿妈，她一眼认出：“你回来了。”刹那间泪眼模糊。原来在白云生处，我始终有家。

临行那日，云送我至山口。回望处，秋树在云间沉浮；冷杉的绿是底色，柞树的红是印章，白云则是岁月画卷上最温柔的邮戳。想起寨里老人的话：“天上的云是过客，村里的云是归人。”

虽将远行，但我深知，此后无论走多远，只要仰望天空，就会看见岷山深处的白云村——那里的云认得每个游子，记得每段青春。

而我们这些把年华献给林海的人，都成了云里最轻又最重的乡愁。恰如寨中古树，根脉深扎此土，魂念长绕此天。

绿皮火车

□ 岑野

童年时，我们挽起裤脚
爬上青草齐膝的山梁
望着绿皮火车拖着长长的身躯
缓缓穿行在庄浪河畔的旷野上
汽笛悠长
载着稚嫩纯粹的遥想
驶向比天际更远的远方

长大后，乘列车越过千山万水
去过青藏雪域
也到过江南水乡

坐在靠窗座位
听车轮哐当作响，如旧日歌谣浅唱
窗外群山叠翠，稻谷麦浪飘香
丘陵湖泊、丛林平川接连掠过
无限空间自心中向外延展扩散
恍若时光流转
甜蜜幸福涌上胸膛
夜深时，窗外星火流动
城市与村落灯火如人生璀璨
伴着哐当哐当的节奏
沉入柔软梦乡

而今
D字头列车呼啸着跨越时代
我们同样怀念
那慢行的绿皮火车——
斑斓而疲惫的旅途
亲切熟悉的到站广播
天南地北的方言喧哗
故友同窗不期然地相逢

汽笛一声长鸣，清越苍茫
仍教人热血倏然滚烫
教人深爱，教人回望
泛起心底一片温柔的依恋

院中苍穹（组诗）

□ 吕爱生

一
院子遮挡绿色，也隐藏
鸟儿的鸣叫
深深浅浅、高高低低

围栏挨挤着橘红色笋瓜
叶子遮羞
梨的汗珠溢出甜蜜的乐章

闲聊倏然停顿
是谁，搅动丝丝缕缕柔怡的波纹
浮出零落的蝉鸣

二
一片黄叶颤动着
很多叶子随之，摩挲着
仿佛无数羊群在奔跑，掠过一山又一山
一部分藏匿了，一部分
继续向前叩问，林中的松鼠
毛毛虫，山崖上的鹰将毛发理理
不再安闲

三
白杨捧出茁壮和大
皱纹的皮肤，灰白的身躯
一次次摇曳，一阵阵低诉
背后的故事才叫故事

落叶收集在身下
托起秋天的脚步，顺着
纹理所指的方向
是它的，另一个苍穹

霜降辞

□ 王正荣

夜风偷换了秋衫
薄霜撒在黄叶上
柿树举起串串红灯
暮色里，暖透山乡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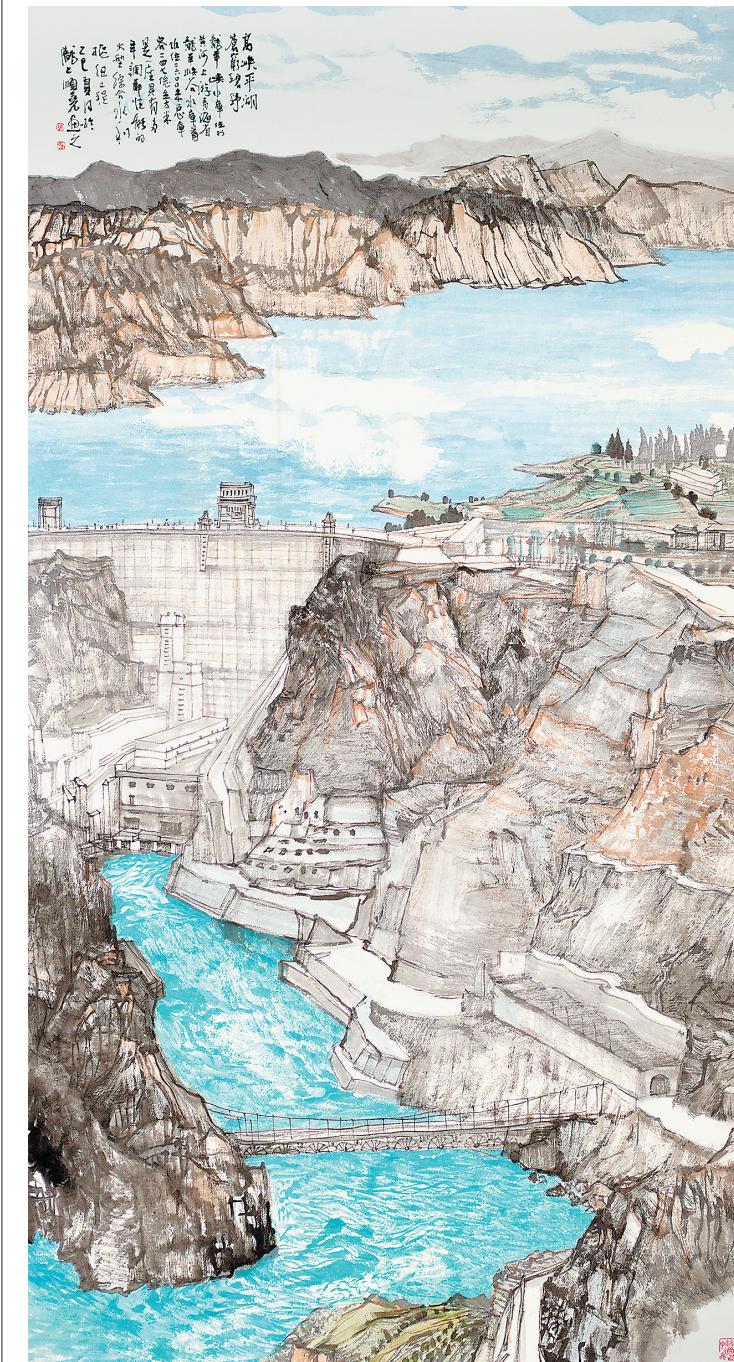
稻草人卸了妆
谷穗的余温还在掌心
雁群划过长空
每一声啼鸣，都落在霜染的药草上

小河开始减肥瘦身
陶缸里的青稞酒渐渐加温
母亲把晒好的干蕨菜
挂在檐下，盼着娃们归来

月光碾过结霜的窗台
年轮又多一道纹
望着树枝上静默的麻雀
忽然明白，所有的沉淀
都是为了新生

百花

第3359期



季节的馈赠

□ 丁静

秋意已深，老家老屋前的大园子里，累累的软儿梨压弯树枝，金菊、大丽花团团锦簇，与杏树桑树杜仲树等树木相映成趣，蔚然壮观，这就一幅“秋日胜春朝”的画卷。

那棵老杏树，有的叶子黄得透亮，有的则是一派泼辣的大红大紫。这般斑斓，比单纯的绿，还要厚重、耐看。凝视着它们，我忽然想起年少时，我和姐姐放学后，在山坡河沟打杏子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一竿子打下去，杏子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像下冰雹似的。我俩欢快地拾进篮子。一担又一担挑回家，把小山似的杏子，一颗一颗掰开晒干，最后用架子车套上毛驴，一车拉到三十多里的街上卖掉，来补贴我们的日用。

我的目光又移到那几棵桑树上，黄绿色的叶子，在温柔的秋阳下，泛着沉静的光泽。这树既喜温暖湿润，又耐寒耐旱，能在这黄土地上扎根下根，本身已是一种馈赠。

略通医术的父亲说，桑葚、桑白皮、桑叶，都是药。经霜后的桑叶叫“霜桑叶”，有更高的药用价值，常用于疏散风热、清肺润燥、降血糖等。

其实，何止是杏树、桑树和党参呢？园子里、山野间，不知有多少草木，都在这个时节，悄悄地发生着令人叹服的变化。

正沉思着，母亲在菜畦边唤我。她弯腰看着那一垄胡萝卜，翠绿的叶子簇拥着，露出隐约可见的、橙红色的根。我想拔几根做菜，母亲却摆摆手说：“别急，再等等。等下了霜，霜杀过以后再拔。”

“霜杀？”我有些担心，“不怕冻坏了吗？”

母亲直起腰，露出淡定的笑容：“现在吃，有生涩味，不够甜，等霜杀上几回，那就真甜呢！”

母亲的一番话，让我想起了父亲种的软儿梨，初时黄澄澄的，看着都香，父亲却不让摘。说要等霜寒浸透，果色转为沉暗的黑，其性方能由寒凉转为温热，可当药用了。

我站在秋日的大地，凝望着斑斓的色彩，品味着果实的回甘，想着甜的胡萝卜，想着日渐成熟的黑黢黢的软儿梨，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透了。

秋风带着凉意，拂过我的脸颊。我再看那满目的秋色，心里便油然升起敬意。我愿意等，等一场霜，等一场寒，等它将那最深沉的甜，从泥土里渗出来。

黄河滋养的土地

□ 王文娇

又是一个透着凉风的清晨，走出泵站，深吸了一口清新空气，头顶的朝阳格外刺眼，身后的机组轰鸣声渐渐远去。昨晚的夜班有些漫长，这也是我在景电泵站值班的第二个深秋时节了。

眼下正是收玉米的时候。坐着通勤车回到县城，就一头扎进了家里的玉米地。父亲和母亲已经在地头劳作了。玉米秆子高高矗立，焦黑的碎屑沾在裤腿上，拍也拍不干净。母亲蹲在地里，正把一穗金黄的玉米从秸秆中扒拉下来。那动作是极熟练的——左手扶住秸秆，右手握住玉米棒子，一拧，一拽，金灿灿的玉米便离了秆。她站起身，把玉米扔进身旁的编织袋里，腰微微地弯着。

夜风起来了，带着玉米叶沙沙的响声。我望着厨房里昏黄的灯光，心里涌起一股混合着酸楚与感激的暖流。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弯下的腰，撑起的却是一片壮丽的天空。

车子沿白龙江逆流而上，转过最后一道弯，山风裹着云絮扑进车窗。松针的清冽、野果的甜香，还有那股熟悉的湿润——这是白云村在呼吸。曾在此工作二十五载，离别也已十五秋，这片云竟还记得我。

迭部县白云村，海拔两千多米的数字，不仅刻在村委会墙上，更烙进每个山里人的生命。我们奔跑时会喘，却总爱放声呼喊，似要把高山的清润气息全装进胸膛。

群山如黛，相拥环抱村落。东侧湿地广袤，芦苇丛中鱼肥蛙壮；南边白龙江奔腾不息，清澈见底。晨雾从山腰苏醒，如母亲掀开蒸笼，裹着草木清香袅袅升起。山尖刚镀上金边，山脚松林仍沉浸在墨绿梦境里。

白龙江在村口放缓脚步。春初

开冻，孩子们爱舔食岸边冰柱，清甜滋味至今留于舌尖；秋日江水碧莹，圆石青苔如水墨晕染，小鱼在石缝间嬉戏。这潺潺水声，入梦便再未远去。

横跨江面的吊桥名为“利民桥”，老桥木板被岁月磨得温润，记得五月杜鹃漫山时，孩童伏在父亲背上过桥上学，父亲的喘息与桥下水声交织，成了童年最安心的记忆。

大院的老松愈发苍劲。“工”字楼已然焕新，唯“林海安澜”的照壁依旧。

秋阳为鎏金大字镀上银边，云影流过新建住宅楼的浅黄墙面。坐在石凳上，看云慢慢裹住夕阳，金光漏在“长征林业局”的老牌匾上——白云守着的，何止是林木，更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

白云，这片孕育了无数林业人的沃土，见证了几代人辛勤耕耘、奉献青

春乃至献出生命的历程。烈士陵园里，每一座土丘都承载着难以忘怀的过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把白云生处过成故乡——春育苗、夏巡山、秋防火、冬清林。那些穿行林海的夜晚，云在头顶飘荡，露水浸湿衣襟。累了便靠在山石上，看云隙星子，听远山狼嚎。那时总以为日子还长，山永远青，云永远白。

记得在腊子口巡山，浓云骤起。茫然间，远处传来呼唤声，穿透云层，带着炊烟暖意。循声而去，在云深不知处寻得人家。

如今，白云村已成为生态文明小康村。老伙计们在村口开起农家乐，墙上挂着当年造林的黑白照片：青春脸庞灿烂笑着，身后是新栽的树苗。如今幼苗已亭亭如盖，我们的鬓角却染了秋霜。

傍晚独坐半山，看夕阳将云海染成金红。远处腊子口在暮色中沉默，令人想起“更喜岷山千里雪”的豪情。我们这代林业人，从“长征林业

局”的红色血脉里走来，何尝不是在续写新的长征？

下山遇见放牧归来的老阿妈，她一眼认出：“你回来了。”刹那间泪眼模糊。原来在白云生处，我始终有家。

临行那日，云送我至山口。回望处，秋树在云间沉浮；冷杉的绿是底色，柞树的红是印章，白云则是岁月画卷上最温柔的邮戳。想起寨里老人的话：“天上的云是过客，村里的云是归人。”

虽将远行，但我深知，此后无论走多远，只要仰望天空，就会看见岷山深处的白云村——那里的云认得每个游子，记得每段青春。

而我们这些把年华献给林海的人，都成了云里最轻又最重的乡愁。恰如寨中古树，根脉深扎此土，魂念长绕此天。

童年时，我们挽起裤脚
爬上青草齐膝的山梁

望着绿皮火车拖着长长的身躯
缓缓穿行在庄浪河畔的旷野上
汽笛悠长
载着稚嫩纯粹的遥想
驶向比天际更远的远方

长大后，乘列车越过千山万水
去过青藏雪域
也到过江南水乡

坐在靠窗座位
听车轮哐当作响，如旧日歌谣浅唱
窗外群山叠翠，稻谷麦浪飘香
丘陵湖泊、丛林平川接连掠过
无限空间自心中向外延展扩散
恍若时光流转
甜蜜幸福涌上胸膛

夜深时，窗外星火流动
城市与村落灯火如人生璀璨
伴着哐当哐当的节奏
沉入柔软梦乡

而今
D字头列车呼啸着跨越时代
我们同样怀念
那慢行的绿皮火车——
斑斓而疲惫的旅途
亲切熟悉的到站广播
天南地北的方言喧哗
故友同窗不期然地相逢

汽笛一声长鸣，清越苍茫
仍教人热血倏然滚烫
教人深爱，教人回望
泛起心底一片温柔的依恋

院中苍穹（组诗）

□ 吕爱生

一
院子遮挡绿色，也隐藏
鸟儿的鸣叫
深深浅浅、高高低低

围栏挨挤着橘红色笋瓜
叶子遮羞
梨的汗珠溢出甜蜜的乐章

闲聊倏然停顿
是谁，搅动丝丝缕缕柔怡的波纹
浮出零落的蝉鸣

二
一片黄叶颤动着
很多叶子随之，摩挲着
仿佛无数羊群在奔跑，掠过一山又一山
一部分藏匿了，一部分
继续向前叩问，林中的松鼠
毛毛虫，山崖上的鹰将毛发理理
不再安闲

三
白杨捧出茁壮和大
皱纹的皮肤，灰白的身躯
一次次摇曳，一阵阵低诉
背后的故事才叫故事

落叶收集在身下
托起秋天的脚步，顺着
纹理所指的方向
是它的，另一个苍穹

霜降辞

□ 王正荣

<p